



將軍在理髮室里

王駿陵等著

作家出版社

內 容 說 明

基藏

本書包括九個故事。這些故事都是寫將軍深入下層、愛護士兵的動人事跡。如一位駐守西南邊防的將軍，冒着暴風雪，親自將自己業余開荒種的花生送給士兵們吃。一位軍首長在離開某連隊前的半個鐘頭，還親自到廚房教炊事員同志煮飯不出鍋巴的方法。一位上校同志在行軍時親自替戰士打背包、治腳泡。更使人感動的是劉司令員到理髮室理髮，看見戰士在一旁等着，而留着一個空位給他時，他堅決執行“先到先理”的原則，並要理髮室以後千萬不要對他特殊優待。

將 軍 在 理 髮 室 里

王 駿 陵 等 著

解 放 軍 戰 士 社 編

*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內大街320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號

北京外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字數15,000 開本787×1092 耗1/32 印張7/8 插頁2

1958年8月北京第1版 195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00001—10000冊

統一書號：10020·993

定 價：(5)0.08元

715.8
21

8 8

目 次

少校蹬車列兵坐·····	郝士豪 (1)
將軍在理发室里·····	王駿陵 (4)
管理員是誰? ·····	程 凱 (6)
將軍來訪·····	張之明 (10)
“首長同志，謝謝您!”·····	黃 珂 (13)
新來的“厨工”·····	周柏林 (16)
新來的政委·····	尉立青 (18)
送柑子的人·····	陳定興 (21)
四尺蚊帳布·····	陳定興 (24)

少校蹬車列兵坐

郝士豪

列兵彭家越穿着一身棉衣，背着背包在等公共汽車。等了快兩個鐘頭，汽車還沒來。臨出來時，首長告訴過他，今天一定要趕到連隊，因為明天部隊就要開始訓練了。小伙子整理一下行裝，就決定走到自己的連隊去。

他走了不到十里路，棉衣就濕透了，便坐在公路旁歇歇腳。不大一會，看見一個騎自行車的人過來了。近了一看，原來是一位四十來歲的少校軍官。彭家越連忙站起來。那少校到他跟前也下了車，向他笑了笑問道：“同志，你是哪個單位的？”彭家越忙立正回答說：“三支隊四連的。”“四連的？叫什麼名字呀？”“彭家越！”“怎麼過去我沒見過你呢？”彭家越便把今天剛調來，沒趕上汽車這些情況都和少校同志講了。少校听完，又很有風趣地說：“看樣子你是要鍛煉鍛煉行軍？”彭家越笑着點點頭。可是少校看到了他那濕透的棉衣，就說：“來，你坐在我自行車的行李架上，我把你送到四連去吧。”彭家越忙搖頭說：“不，謝謝首長吧，我能走。”少校一面把他的背包往行李架上綁，一面說：“來吧，到你們連還有二十多里路呢，別看我年

紀大，馱你这么个小伙子还不成問題，保險摔不着你！”說着就把彭家越扶上了車子。

車子在平坦的公路上飞快前進，一陣陣的小風吹得彭家越特別涼爽。走了一陣，彭家越看到少校吃力地扭動着身子，自行車也發出嘎吱嘎吱的響聲，原來車子爬坡了。不一會，少校的衣服就被汗水濕透了。彭家越心里不安起來，他想馬上從車子上跳下來。剛一動，就听少校問：“坐的不舒服嗎？停下重新墊一墊好不好？”彭家越連忙說：“不是，首長同志，我是想下來，怕把您累壞啦。”少校哈哈一笑說：“啊，你倒照顧起我來啦，沒關係，咱們就快到了。”接着少校又問他是什麼地方人，家中還有誰，彭家越都一一回答了。少校又鼓勵他說：“你是湖南人，是毛主席家鄉的戰士，可要在新同志當中起模範作用呵。”說得彭家越心里暖烘烘的。不知不覺他們就到了四連的營房。車剛一停下，就過來一個中尉，給少校敬了禮，說：“政委同志才到嗎？”少校說：“是啊，指導員同志，你看我給你送來一個毛主席家鄉的戰士，小伙子決心大着呢！”政委一面說一面用手絹擦着滿頭的大汗。指導員走過來拉拉彭家越的手說：“你叫彭家越對不對？營里已經通知我們了，這下咱們連又多了一把好手。”彭家越不知說什麼好，只顧笑。政委拍拍他的肩膀說：“小伙子，你算到家了，我還得到別的連去呢，希望你好好學習，好好工作，往後，咱們見面的時間還多着哪。”

說完，就騎上車走了。彭家越望着少校漸漸消失的背影，心里有說不出的溫暖。

將軍在理发室里

王駿陵

中午，我到軍人理发室去理发。理发室里共有四个座位四个理发員，我去的时候，已經有三个軍官在理发，还空着一个座位。一位理发員正在擦大鏡子和工具，显得很忙碌的样子。

我到空座位上坐下来：“同志，請給我理理发吧？”

“不行，这座位是給首长留的，請你稍等会儿吧。”理发員和气地說。我看了看屋子里，并沒有什么首长，說：“首长还没有来，請你先給我理发吧，我下午还有事情！”“那怎么行，剛才首长来電話問有沒有空位子，我們答应过了，所以才留下这个座位。”我想，首长的工作比我們更忙、更重要，我應該等一等。于是我就拿了張報紙，坐在一边等着。接着又来了两个上等兵，也想馬上理发，經理发員說明情况，他們也在我旁边坐下来。

过了不到十分鐘，首长来了。来的不是別人，是我們的中将刘司令員。我們三个人站起来，中将同志和藹地讓我們坐下，又問理发員：“有空嗎？”理发員指着空位子說：“有，將軍同志請坐吧。”將軍同志向我們三人望了一下，見我們都在等着，他的两道濃眉皺了

皺，就到我們坐的長凳子上坐下來。還問我們：“你們哪個先來的，怎麼不理髮？”“將軍同志，請你先理髮吧，我們等一等。”“等什么，應該按着次序，先來的先理，後來的後理。”將軍說完話，順手拿起報紙細心地閱讀起來。這一來倒叫理髮員為難起來。我們三個人也是你瞅瞅我，我瞅瞅你，誰也不肯說誰先來的。沉默了幾分鐘，我們不約而同地說：“將軍同志，請你先理髮吧，理髮員等着你哩。”將軍抬起頭看了看我們說：“那可不行，誰先來誰先理。”我站起來說：“將軍同志，你的工作忙，應該先理，那幾位同志理完了我們再理。”“不能這樣，我的工作忙，你們的工作同樣忙，按規矩來吧。”將軍又低頭看報紙了。

理髮員只好按將軍的話辦事，讓我先理髮。不一會，先前的三位軍官理完了，等着的兩個上等兵和將軍，也都按着次序坐下來理髮。

將軍坐下以後，對理髮員說：“同志，今後可不能專給我們留座位了，你們不是有規矩嗎？應該按規矩辦事。”

“我是怕首長忙，所以就留了一個座位，首長一來就能馬上理髮，不耽誤更多的時間。”“都是理髮嘛，誰先來誰先理，我和同志們還不是一樣？沒有什麼特殊的。你這樣空下一個座位，反而耽誤了三個人的時間，多可惜！”理髮員听了將軍的話以後，愉快地答應了一個“是”字。

• 我一邊理髮，一邊斜着眼在鏡子里看將軍，因為將軍的行動，打動了我的心。

管理員是誰？

程 凱

食堂里開過早飯，我正準備鎖上門去參加學習。突然一個同志走進來，問：

“同志，還有飯嗎？”

我抬頭一看不由地皺了一下眉頭，暗暗不滿意起來：“這個同志真成問題，這麼晚才來吃飯。”

“是這樣，同志！我不是這個單位的，今早一下火車就上射擊場去了，所以沒趕上開飯，真對不起。”他好像看透了我的心似地解釋着。

我上下打量着他：中等個子，身體好像不太結實。一套舊軍服沒帶肩章，下半截褲腿被露水濕得直往下滴水。

“你不知道，我們首長曾經幾次強調過，食堂一定按時開飯，如果事先值班員不告訴留飯，誰來晚了也不給吃。當然啦，你們射擊訓練隊的同志剛來，不了解我們這裡的規矩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”我說着，把他帶進廚房里，搬了個凳子，說：“同志，你先休息一下，早晨的飯沒有了，只要十多分鐘我就能做出來。不是吹牛，我老張的拿手麵條你這個關里人吃了准保滿意。”

我連忙從倉庫里舀出一瓢白麵，正要往盆里倒，

他端着一个小磁盆走到我跟前問：“同志，你們這是……”

“呵，那是今天早飯的鍋巴。原來我們喂了口小豬，不知道為什麼前几天死了，鍋巴也只好先剩下來。”

我見他皺了兩下眉頭，就急忙補充說：“我給管理員提過好幾次意見，要趕快買一口豬，听他說一半天買不到，所以也就只好……”

他沒等我說完，一把拉住我的手說：“不用作面條了，同志！我吃点這東西就可以了。”

“那，那怎麼能行呢！你到我們這裡是客人，讓你吃鍋巴象什麼話呀！”

“沒關係，干干淨淨的，不是和飯一樣能擋飢嗎！”他自己找了一個碗盛上鍋巴，不顧我的勸阻就吃起來，一面吃一面問我：“你們每頓飯都出這麼多鍋巴嗎？”

我把一小盤咸菜放在他面前，說：“是呀，做飯嘛，還有不出鍋巴的。”

“不，不對！”他看了我一眼搖搖頭說，“做飯的時候要是水火適當是不會出鍋巴的，我們的炊事班就是這樣。”

原來我還認為他是個連長或者營長，在射擊訓練隊學習的；現在看他那個對做飯感興趣的樣子，肯定是個頂負責任的管理員。

“我們在前一些時候也研究了好幾天，就沒成功。要是有人教教我們，那就再好也沒有了，要不然這多麼

浪費呵！”我說。

他放下碗，抹了一下嘴說：“如果愿意学，中午我来教你們好嗎？”

“那太好了！”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，用力握着他的手說：“中午我們等着你，管理員同志。”

果然不錯，中午我們剛洗好米他就来了，立刻穿上工作服洗好手就开始行动。他一面工作，一面給我們講解为什么这样做就不出鍋巴的道理。看着他那熟練的动作，小王在旁边笑着問：“管理員同志，你是不是干咱們炊事員这一行出身的呀？”

他只是有趣地笑了笑沒有回答。

突然門外响起一陣嘎嘎的皮鞋声，大伙抬头一看，是我們管理科的王管理員来了，他一進門就焦急地問：

“張班长，你見咱們軍首长来了沒有？”

“軍首长？”我們都感到惊奇。

这时候，只見教我們做飯的管理員脫去炊事員的白工作服說：“在这，有什么事？”

王管理員“啪”地敬了一个軍礼，报告說：“將軍同志，火車距開車時間还有三十分鐘，送您上車站的汽車已經准备好了。”

“啊！將軍同志！”大家惊奇地都喊出声来了。

將軍看了看手表，温和地說：“讓汽車回去吧，不用了！三里路步行也赶得上。”然后又轉过身和我們每个人一一握手道別，他說：“好吧，同志們！如果这个

方法不頂用，可以給我写信。”

大家不約而同地互相看了一下，高兴地說：“一定，將軍同志！”

最后，將軍对王管理員說：“我建議檢查一下各个食堂，不允許用鍋巴喂猪，这是浪費粮食！”

王管理員立正答道：“是！將軍同志，我馬上就执行！”

將軍來訪

張之明

暴風雪在西南邊防的山谷里發狂地翻滾，天和地都變得昏沉沉的一片灰白色。

守衛在這里的士兵們，剛開過午飯，個個歡歡樂樂走進俱樂部。轉眼間俱樂部就熱鬧起來：下棋的不分勝負地“廝殺”着，撲克迷們正“叭叭”地摔得起勁兒，讀書和看報的也正看得出神，火爐子跟前緊緊地圍着一伙人聽連長講邊防故事，正聽到骨節眼的地方。突然，房門“吱扭”一聲，接着有人說：

“喝！你們這里好熱鬧！”

“呵，首長同志來了！”連長跳了起來迎上前去。

這時大家都看見了，進來的是一位將軍，中等身材，寬寬的肩膀，圓圓的臉龐，大衣上蓋了厚厚的一層雪，鞋上帶着兩個大雪球。他滿面帶笑地說：

“同志們好！”

“首——長——好——”大家齊聲回答。

“請隨便，請隨便！”將軍同志熱情地和大家握手。士兵們都擠過來，有的搶着給將軍同志掃身上的雪，有的早給將軍同志擺好了座位。大家連擠帶讓把將軍請到火爐跟前坐下，然後里三層外三層地圍上。每個

士兵都不眨眼地望着將軍，臉上露出抑止不住的內心的喜悅。

“你們冷不冷？”將軍同志問。

“不冷！”士兵們一齊回答。

“怎麼樣，連里的病號多不多？”將軍同志望着連長說。

“首長同志請放心！”連長看看周圍的士兵，抿嘴一笑說，“請看看這些小伙子吧！”四周站着的士兵都不自主地把胸脯挺了挺，個個身強體壯紅光滿面，活象一群小老虎。將軍同志滿意地點了點頭。

“喂，讓路，讓路！”三班的機槍射手徐彬抱着一件皮大衣鑽了進來，筆直地站在將軍面前，羞答答地說：“您的大衣淋濕了，首長同志……”他本來想說許多話，可是嘴巴不聽使喚，連忙把皮大衣交給將軍同志，然後轉身擠了出來。

將軍同志連聲稱謝，剛剛解開了身上大衣的鈕扣，就被幾個眼明手快的士兵給脫下來，你拉我扯地烤開了。這時誰都想湊過去動動手，可是挨不上號。

將軍同志穿着士兵的皮大衣，烤着火，他一直很仔細地打量着每個士兵，然後溫和地說：“你們都有什麼困難？工作上的，生活上的……每個人都準備準備，下午咱們好好談談。”

士兵們連口大氣也不敢出，唯恐漏掉了將軍同志講的話。有的揉揉眼睛，仔細地看着將軍的臉；有的緊挨

着將軍，美滋滋地和將軍并肩而坐。

“來，火鉤子給我，”將軍拍着一直在調理爐子的小胖子張青的肩膀，說：“你到連部找師部的于參謀，把禮物拿來！”

“呵？禮物！”士兵們聽到“禮物”二字，都覺得很惊奇，一時交頭接耳談論個沒有完；可是誰也猜不透會是什麼“禮物”。一会儿，只見小胖子張青抱個鼓鼓的面袋子，跑得上氣不接下氣地進來。

將軍同志笑嘻嘻地拍着那喳喳响的袋子說：“這是我給你們留的——花生，是我在業余時間開荒種的。吃我這花生可要講個條件：不許把嘴一香就完了；等開春以後，你們也要抽些業余時間，開些荒地，搞搞生產。等下次我來，就要吃你們種的東西嘍！”

“我們一定開荒生產，歡迎您來吃，首長同志！”

“首長同志，等我們生產出好吃的，每樣都先送給您尝尝。”

“光是尝尝可不行噢，要多送！用馬馱！”

士兵們各談各的意見，有的已經指手划腳的計劃開了，連長代表全連接受了將軍的禮物。

士兵們分到了將軍同志親手種的花生，都當作珍貴的寶貝來看待。許多人都包了起來裝在貼身的口袋里，誰都舍不得把花生吃完。

屋外的冷風呼叫着，可是每個士兵的心是火熱的……。

“首长同志，謝謝您！”

黃 珂

拂曉，經過一晝夜行軍的戰士們，停在道邊吃了點干糧，喝了點開水，由於“敵情”的近迫，又繼續前進了。

上校乘車趕上來。車開得很慢，他觀察着那些走得疲乏的士兵們，對隨同他的參謀說：“看這些年輕人，還不懂得走道呢！”

“停住，司機同志。”車在隱蔽地停下了。上校下了車，和緩緩前進的戰士們打着招呼：“同志們，你們好呀！怎麼樣？”行列里立即發出各種回答：

“不咋的，參謀長同志！”

“很有意思，出了很多汗。”

“就是困一點。”

對他們來說，上校並不是生疏的人，在操場上、靶場上、塹壕內都見過他，都說上校象一位老媽媽。因此，很多戰士喜歡和他說家常話。現在上校的眼睛緊緊盯住一個矮小的戰士，他走得非常吃力，兩腳象墜着秤砣似的抬不起來，手不時地去抓胸前綁得密密麻麻的背帶，步槍不住地在兩肩來回調弄着。顯然，他感到很不舒適，看樣，他想停下來整一整，但又怕掉了隊，就只好吃

力地挺着，挺着。

“同志，这样走路不舒服吧？”上校靠近他問道。

“上校同志，是很累，要是走长了恐怕就好了。”

“是的，你还走得太短，所以你很不会走路。现在你得停下来，我来帮助你想想办法。”战士很快卸下全身东西，他告訴上校，两脚都打了血泡，胸脯被背带捆得很痛。上校一边檢查战士的东西一边說：“我知道你很痛，可是你知道为什么痛嗎？同志們怎么都走得好好的呢？”“說真的，首长同志，我沒走过这么多路，背过这么重的东西。”战士这天眞說法引起上校一陣大笑：“不对，同志們都沒比你少走半步，再說走路不一定就打泡哇！我要檢查你的脚，你把袜子脫下来。”

上校摸了摸战士两只打了泡的脚，又仔細地檢查了他穿的鞋袜。这是一双新布袜。上校把袜子翻过来，指給战士，“这袜子里有好多硬疙瘩，就是它才使你打泡的。不过还有法治它，你把肥皂拿出来，給它和你的脚板上抹上一层，就軟和和的不打泡了。”战士很滿意地重新穿上鞋袜，确实感到舒服多了。

上校又帮助战士整理行装，他叨叨着：“看，你的大衣應該放在背包上捆起来，那些防毒器材應該装在那个袋子里，多余的鞋，別在背包繩上就行了。挂包这样重呀！你的家底可不小，帶了四块肥皂，两块透明的小石子，小人書，看，还有一对小和平鴿！”战士不愿意讓上校翻騰他那些好笑的玩艺，可是上校却一本正經